

# 夜语绵绵

□南京 吴晓平

上了岁数,觉头子短,常常凌晨三四点钟就醒了。

睡不着,老两口就想说说话。其实也没甚好说,几十年的老夫老妻了,无非叨叨些家长里短,或者回忆刚才做了什么梦。内容大都是有关女儿的,毕竟疫情两年多了,不见面,就想得慌。尤其是那个奶声奶气的外孙女,当年巴掌大的娃儿,今年都小学四年级了,也不晓得长多高,牙有没有换齐?做梦也总是儿时的梦境,喊着妈妈醒来,一想母亲已去世多年,不由泪湿枕巾!

残月在窗,夜色沉沉,说一会儿话,复沉沉睡去。老妻就缠着我,再陪我说会儿话。我嘿嘿一笑,她问我笑什么?我说我想起我的爸爸妈妈了——小时候,我家房子小,每回父母从农村回城,就让我这个老巴子睡他俩床边。也像我们在这个样子,下半夜,总听他俩叽咕咕在说悄悄话。什么内容完全记不得了,事实上我当时还小,睡意重,朦朦胧胧的,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“我笑的是你刚才那句话,”我说,“我妈也常对我爸这样说,再陪我说会儿话——可能你们老太婆就是比老头儿爱唠叨!”

说到母亲,老妻话就多了,一翻身,贴着我耳朵说,我觉得你妈好像有点儿吃我们醋哎——不是那个情人的醋,是妈妈和儿媳妇之间的醋。你啊记得啦,每回我喊

你,妈妈就会酸溜溜地说,一天到晚吴晓平吴晓平的,好像啥人要跟依抢伊似的!

老妻学妈妈讲话,虽南腔北调不大像,却似千年古井落下一块石头,在我心底咯噔一下,让我又想起母亲对父亲的称谓。母亲已经去世20多年了,我写过许多纪念母亲的文章,可每次写到母亲对父亲的称谓时,我总想不出她当时喊父亲什么?母亲是海门人,在上海读中学时,和大学毕业的父亲相识,一见钟情,最后背叛富裕家庭和父亲私奔,到苏北参加革命。所以在我印象中,父亲永远一口不变的苏北土话(至今仍是),而母亲一会儿上海话,一会儿海门话,有时还夹杂着南京话。每回喊父亲,我就听“菌菇”两字,也不晓得这两字是什么意思,该怎么写?难道父亲的小名和蘑菇有关?母亲在世没想起来问,母亲走后不敢问,一问就怕揭伤疤,疼得撕心裂肺,所以我连父亲也没敢问过。问题是这两个字的频率很高,母亲当年喊父亲时,就像臭她的小儿媳妇一样,成天挂在嘴边,喊个不歇!老妻刚上学母亲讲话时,学的就是洋泾浜上海话,南腔北调的,但我突然领悟了妈妈嘴里“菌菇”的含义,应该是上海话“骏哥”的意思——妈妈和父亲在上海初恋时的称呼,喊了一辈子,改不过来了!

父亲名骏,骏马的骏。可惜母亲看中的这匹骏马不是什么白马王子,而是给她带来一生坎坷苦难的“古道西风瘦马”。五七年,组织上找母亲谈话,希望她和父亲划清界限,会对母亲另有重用,被母亲拒绝了;母亲的大哥也千里迢迢从老家找来,想把小妹带回娘家,不要再跟着父亲吃苦。母亲还是哭着不肯;母亲的好友也劝她,为了四个孩子的前途,是不是要考虑和父亲分手?母亲说,正是为了四个没长大的孩子,我要给老吴一个完整的家,毅然放弃城里优越的机关生活环境,和父亲一起下乡。在我们心目中,是母亲用她柔弱的肩头,挑起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生活重担;是母亲用她瘦弱而坚韧的身躯,替父亲遮挡了几十年的风霜雨雪。可母亲总对我们说,你们要记住,你爸是这个家的主心骨,他是我们的依靠。过去,我总以为这是长辈对晚辈的场面话,今天无意中拆解了母亲对父亲的称呼,我忽然领悟了,其实在母亲的心底,父亲永远是全家的精神支柱,是她一辈子深爱的“骏哥”!

老妻见我半天不言语,扳着肩头问,怎么,又触碰你哪根神经了?

东窗既白,我长吁了一口气,说,天快亮了,吃过早饭,我俩再去看看97岁的老爸吧!

## 母亲的幸福腊月

□山东临清 杨金坤

小时候,一进入腊月,母亲就用她的辛勤和快乐,在一个个接近年关的日子里,给我们酿出浓醇的香甜和喜悦。

母亲把撒放在门前的锄头、铁锹、镰刀等农具,精心地擦拭干净,小心翼翼地拿到柴房角落放好。平日砍的木柴乱七八糟地堆在院子里,算算时日差不多也干燥了,母亲全部送到柴房摆放整齐。家里的屋顶墙壁地面母亲也反复打扫,让灰尘蛛丝了无痕迹,让陈旧凌乱变得井井有条。

腊月里,只要出太阳,母亲会把窗帘、床单被套拆下来,脏衣物、鞋子找出来,全部拿到河边清洗。冰凉的河水冻红了母亲的双手,凛冽的寒风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。但母亲想着一家老少过年时,都穿得干干净净的,心里就不觉得冷。洗完之后,全部晾晒在庭院里,五颜六色的衣物、扯直拉平的床单被套、大大小小的鞋子晾满了院子,宛如盛开了一簇簇美丽的花朵。

置办年货对母亲来讲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大事。母亲在熙熙攘攘的集市里挑挑选选,总能以最便宜的价钱买到最好最适用的物品。母亲给每个家人添一套新衣、一双新鞋,虽然他们不在身边,但母亲

买的衣服鞋子大小总是那么合适,因为家人的尺码大小她都牢记于心。春联年画不能少,糖糕果饼、花生瓜子更不可少,除了解孩子的馋,过年亲戚朋友来了也好有个招待。最后还要买点烟花鞭炮。回来的路上,母亲兴奋地向父亲谈论着自己精挑细选的“佳品”,父亲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,嘴角却不时浮现出幸福的微笑。

宰年猪也是母亲忙碌的时候,因为要请左邻右舍的乡亲来吃筵席,母亲要早早地盘算着做哪些菜。宰猪那天,父亲和宰猪匠及帮忙的人在院子里宰猪。母亲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,却时不时跑到门口瞅瞅年猪肥不肥,肉嫩不嫩。等食客们满嘴流油离开的时候,母亲先收拾碗筷,再去处理肉,哪些用来剁馅,哪些用来煮油肉,哪些用来灌香肠,哪些用来炸酥肉,哪些用来送人,母亲心里一一有数。

腊月,母亲还要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准备过年的美食。色香味俱全的炸果子做了一麻坛,又甜又脆的炒果果做了一铁箱,外脆里嫩的酥肉做了一瓷盆,甜而不腻的扣肉十多碗,松软香甜的馒头包子百十个……

整个腊月,母亲一直都在忙碌,忙出了一个幸福年。

## 听广播

□重庆 陈大鹏

独自开车的时间最是无聊,司机一般都喜欢用听歌打发孤独的驾驶时光,我也不例外。特别是在堵得令人气闷而又漫长无比的早晚高峰通勤路上,音乐更是必不可少的情绪舒缓剂。一天在上班路上,我照常点开一个音乐App,却发现因为会员到期未续费,平台及时而果断地结束了对我的“VIP”服务。开着车无法操作续费,过于安静的车厢又让人难以忍受,我按下了中控台上几乎从未触碰过的FM按钮。

电台那头刚刚换上来8点档新闻女主播,本来是要开始播报一组早间新闻快讯,也许是因为时间充裕,便先来了一段脱口秀,核心内容是以工作为主题开展的自我嘲讽。广播这头的我在此期间哈哈大笑至少五次,在早高峰缓慢流动的车河里,旁边的司机如果碰巧侧

过头来,看到我这样独自大笑,大概会以为是我精神出了问题。而事实却是,被迫早起出门而情绪低落的我,在别人的故事带来的欢笑中积蓄了能量,借以去面对即将开始的琐碎日常。从此以后,我上班下班路上便以广播为伴。

渐渐地,我发现电台广播原来竟是个宝藏——一个我只需要聆听就可以“走近”陌生人的绝佳途径。主持人总是滔滔不绝,似乎在是在毫无保留地对我展示他自己;向我推荐书籍、音乐和电影,告诉我他的选择偏好;为我评述新闻事件,告诉我他对世界的看法;对我讲述各种故事,告诉我他的喜怒哀乐。主持人还会在广播里有意无意“透露”自己的生活细节,让我更快地和他们“熟悉”起来。譬如主播们喜欢去的某家咖啡店的咖啡有什么独特之处,以至于也想抽空

到那里一试……

电台还“连接”了我和这座城市市里的其他陌生人,收音机里电话接通的那一刻,就传来了形形色色来自真实世界的声音。其中,有九百万福利彩票头奖得主这样的幸运儿;有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却激动得语无伦次的忠实听众;有终于收获了爱情急着要跟全世界分享的幸福女孩儿……这些也许在城市里与我擦肩而过却没有产生任何交集的普通人,却可以通过电台与我短暂相遇。

最奇妙的地方在于,在走近这些陌生人的过程中,我始终待在汽车那狭小的封闭空间内,不需要出让外貌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等任何个人信息,安全而没有任何风险。也许,这最终会被证明是一种被精心制造的、与世界的虚假联系,但是已经令我着迷、上瘾。

## 交公粮的回忆

□苏州 徐建平

那年我刚结婚,上了年纪的父母把几亩责任田交到了我们小两口手上。当时我在一家县属企业做电焊工,妻子在一家乡办厂当纺织工,种责任田只有利用早晚的业余时间。

五月天,油菜籽收获后开始种稻。播种、植秧,翻田、灌溉,施肥、耙田,集中插秧,耘田拔草,喷药除虫……每一个阶段都要付出辛劳。转眼到了十月,稻子可以收成了,我们或起早或下班后去田里割稻。割下来的稻杆放在田边,要有几个日头方能晒干。碰到下雨天,则要先弄回去堆放好,等太阳出来再晒。

挑稻把是项重活,一担至少百斤以上,我个子小,力气不够,多亏车间里几个工友帮我。下了班我把他们请来和我一块干,晚上在自家门前的砖场上,扯上大灯泡,朋友们七手八脚地把晒干的稻在脱粒机上完成脱粒,常常要干到半夜。

稻谷扬净晒干后,就要去镇上粮管所交公粮。一大早,我和妻子把好几袋稻谷码放在板车上,妻子用一根麻绳在前面拉,我在后面双手推。上千斤重的稻谷运到粮管所时,汗水已湿透了我俩的衣背。

粮管所的院子里挤满了前来

交公粮的农民,大家排着长队等待验粮过磅。验粮员要求大家把稻谷倒在场上,准备验收。他的身边围了许多伸长了脖子的农民,只见他抓起一把稻子,捏一下,闻一下,再看一下。他认为合格的,才让你抬过去过磅,不满意的就打回。

轮到咱们,验粮员用手抓了一把稻谷,捏了捏说:“不行,拿回去晒!”我挤出脸上的笑,望着他:“已经晒好几天了,很干了,你就收下吧。”“不行,最起码还得再晒一下午。”他头也不抬地离开了。

好在粮站的院子场地还蛮大,我赶紧把一袋袋稻谷全部摊开来晒。日照当头,两个人都饿得厉害,妻子借了辆自行车赶回去做饭,再给我送来,我抓了几口便去找验粮员,可他仰头望望太阳,也不跟着我过来看稻谷究竟晒得怎样,一副官腔地说了一句:“不可以偷工减料,下午四点钟你再过来。”

一点办法也没有,只好生生站在稻谷旁挨到下午四点。我再去找那验粮员,他总算开了金口,同意我们装袋过磅。秤重后拿了单子去窗口结算,扣掉相应的农业税,领到了将近二百元。

像这样交公粮的情景,些年里我和妻子遇到过好几次。不过这也都是挺遥远的事了。

## 短暂失忆

□南京 胡剑明

人的岁数大了,记性也就差,往往会有短暂的失忆。

退休后,几乎每天都要把一大堆时间搭在找东西上。把家里搞得翻天覆地,像刚被窃过似的。外出往往也是忘带这忘带那,为此常恨自己退化得太快。

最记得,那次晚上,在城南一家面摊,吃下一碗大肉面后,翻遍浑身上下,竟没找到手机,当然身上更找不到现金。亏好包里有一包中华香烟,是朋友昨天给的喜烟,就充抵付给了小老板。没想到,他讨了个大便宜,嘴里还嘟囔说,你虽然吃的面不值这包烟钱,那也不能白吃啊!

前两年,一个多年没联系的外地战友,终于联系上我,说想向我要一张当年咱们的合影,而且说好

八一建军节那天他来南京取。我一想,这意义多好!也不难,家中有,应该可以找到,找啊,找啊,找了三个月也没找到。离见面的日子还有一周了,怎么办?继续找,终于在还剩3天时找到了,赶紧翻拍冲印了两张,我把照片放在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,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那天下午,战友突然打电话说让我到高铁站见面,那趟车在南京南站只停一刻钟。下面的事让我哭笑不得,我竟然记不起把印好的照片放在哪里了……我还是如约到达,在车站送给战友的是两只南京板鸭。战友反问我,我转一次车到南京,难道就是来拎两只鸭子?这是我在家找东西的延续,也是不在意就会继续的失忆故事。

老婆说,你又不是小孩子了,整天找这找那,脑子里装的什么呀?这话让我怎么回答,正是因为不是小孩子了,才会丧失记忆功能。

Senior Moment,据说,这是近年流行的一个词,字面的意思是“高龄的一刻”,真正的意思是“短暂的失忆”。因为年纪大了,记忆衰退,有些人或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了。

不用着急,不用叹息,我们都会老的,老了总是丢三落四。所以无论是对人,或是对自己,多点耐心吧。像我这样老找东西的人,也是渴望理解甚至同情的。再说,脑子里如果都装着天天要找的这些物品,不成小件寄存处,恐怕也要成失物招领处了。你说是不是?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85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